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法幢和尚傳略

師諱行懺號法幢別號二雪家章安姓林氏原名增  
志字任先出宋進士正仲公十五傳以文學贈東閣  
大學士得昭公卽師考未脫襁褓昭公見背師孝友  
天植性嗜學十六遊庠二十三乙卯舉於鄉讀書興  
善寺契禪衲信出世法二十七母旌表節孝贈夫人  
江氏歿師哀毀不欲生思借佛法以報劬勞因請諸  
法寶誦之如宿習自此所行皆放生掩骼諸善事三  
十三遷館頭陀山密印寺卽唐宿覺道場也日與受



業師僧摩馬聘君往來講習益知有向上事僧摩曾  
見博山無異禪師寺古殿將傾適龍過山岩草木盡  
拔蕩然如新築師於時即有改造之意三十五戊辰  
成進士高等擢某經第一初筮楚蒲圻令御史黃宗  
昌見僧摩刻有宗門三闕語因問師儒亦有三闕乎  
師曰有問初闕師曰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二闕師曰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三闕師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  
子者是丘也黃公豁然結契甚厚師嘗於官驛觸溺  
器有省偈曰竒哉藤溺器通身黑漆漆陡然勘破時



雪消地上濕凡為政以德教為先至誠格天感甘露  
屢降巡按宋賢異之與賀相公逢聖李太宰長庚同  
章進御隨傳旨科道不必盡由考選館員必須先歷  
雜知時議僉云他日膺盛典者必林蒲圻也於是  
有楚蒲記瑞之刻蒲民建甘露生祠兩分楚闈建中隱  
園於署朔望講學隣邑生徒來聽如市時有講學法  
雨之刻任滿擢翰林編修會東宮出閣選講讀師與  
焉進易師卦講章倦切上文晉六曹章奏召對記注  
誥敕撰文纂修會典六子格言晉經筵講官轉詹事



按呂下苗采峯字法  
幢曾居呂峯山見世  
通志瑞安縣志仙釋  
傳

府右春坊右中允兼侍讀學士復晉少詹事分較癸  
未會闈甲申李賊犯闕師蒙國難酷刑幾斃抗節不  
屈賊敗乃間闕南旋時明藩隆武起閩堅以內閣大  
學士起師既而隆武遷粵師知天意有歸遂就呂  
逾道者宿鬢染時丙戌冬月師五十四歲也  
清一統徵用天下遺老師獨不奉檄有司迫就道師  
欲自殺遵曰公讀書不違其道夫當國破時 清師  
仗義入關一戰滅賊為 烈皇報讐誠有德於大明  
者也公如不事二姓之主往請巢由之志未必不許



也師卽以僧服赴果遂所願自是切磋厲行究心生  
死大事一夜聞鐘聲礙膺頓釋有偈曰此夜鐘聲恰  
異常一椎打破臭皮囊百單八下如雷吼情與無情  
何處藏遂旋密印以了夙願改創祖庭事多玄感具  
載重興碑記中師向留意宗乘每得悟處略不自肯  
至是切慕徧參偶昆陽余孔謙參雪竇雲和尚歸述  
竇語曰法幢大士若要參方還是我費兄當師聞之  
曰真善知識語吾有以見雪竇矣遂之四明上雪竇  
禮拜次竇曰只如老僧不在禮拜是不禮拜是師欲



進語竇震威一喝師不覺汗下頰見雪竇用處至晚  
竇薦築一拳曰作麼生師曰合取两片皮竇又築一  
拳師曰再犯不容竇復掌師曰不受和尚謾次日竇  
舉香嚴我有一機偈徵師師曰此處不消疑得竇曰  
畢竟作麼生師出禮三拜而退卽呈偈曰瞬目當機  
換話頭何如祇用老拳酬祖禪會得休輕信一葉初  
飛徧界秋一日茶次語及當事贈宿覺再來額竇曰  
上座還承當得麼師曰承當不是好手竇曰古人道  
知是般事便休喚甚麼作是事師曰盡力道不出竇



休去師之武林竇送以偈曰乳峰鋼兩月獨步去錢  
塘一句起方外全機絕覆藏臨濟正法眼滅卻瞎驢  
旁只者破砂盤待將為舉揚聖果山掃馬居士墓蓋  
師不忘所自至徧謁諸方還雪竇受具典藏鑰一日  
竇落堂忽打師一棒曰道道師曰剜肉作瘡竇曰卻  
只道得一半師曰連者一半也不消得自後箭鋒相  
拄脫落無餘中書君莫能彈述癸巳春辭還東甌竇  
大書卷首曰親喫老拳囑以偈曰別我春風裏臨行  
一句親杖頭宣大意足底播芳塵徃復乃無事縱橫



已絕倫到家嚴面目所以接嘉賓竇之於師猶應菴  
華之於密菴傑焉甲午竇應密印之請晉師西堂解  
制後竇遠乳峯師復上省覲適四明紳衿請住鄞之  
大梅保福寺師以漢尉舊隱且慕常禪師高風遂欣  
然赴之竇題其頂相有青出於藍誰似你大梅峰頂  
看風雷之句八百餘年荒庭師不憚與諸禪衲披霜  
立雪本分提持近遠趨蹌漸成叢席是以費隱容和  
尚有法門領袖荷人望八萬松杉記笑顏牧雲門和  
尚有栽栽太白祖燈傳衆角雖多一麟足等贈到天



童木陳志和尚請師陞座見其提唱大擊節稱歎為  
序大梅錄舉風穴慈明祖孫東山照覺父子相證以  
為直令千秋振響三尊宿又不啻妙喜之極口應菴  
矣師住梅凡六年以院事付日休寤首座遂赴東甌  
請庚子冬開爐密印較梅尤盛丙午應括蒼淨覺請  
復以密印付多子無西堂丁未夏季示微疾舟還院  
峰八月十二日對衆說偈曰七十五年間打闕總無  
竒特出常倫而今撒手懸崖去一任諸方說幻真隨  
然而逝也



--	--	--	--	--	--	--	--	--	--



法幢懺禪師住明州大梅山保福寺語

嗣法門人趙寤編

開爐小參問列祖風規不問斬新條令如何師曰高  
踞梅子峰舉頭天外看進曰莫便是和尚為人處麼  
師曰漢尉丹井至今尚在問梅峰今日開爐學人全  
身在裏許請師煅煉師便打進曰真金自有真金價  
終不和沙賣與人師又打曰果然不知痛癢乃曰當  
人脚跟下各各有無量威光輝天鑑地耀古騰今如  
大火聚直須放下身心透頂透底去若未透得撞折



鋪

驢腰莫嫌大梅多事

小參風高月冷雨積山寒白點千峰丹鋪萬樹頭頭  
顯露處處全彰何煩開两片皮重為指註雖然卻有  
四種難得事要與諸人共知一者越州赤雪以宰官  
頓現比丘可謂豪貴學道難一者永邑紫芝以衣資  
悉充香供可謂貧窮布施難一者堂內諸仁望之並  
如木雞坐來皆似蹲虎可謂明心見性難更有一種  
難得底且道是甚麼事良久曰待石筍抽條卽向諸

仁道



偶有醫士以看病入山設及昔日浮山遠錄公與歐陽文忠公因碁說法時士便請以醫說法師乃曰若論此事與世大醫王相似因病立方原無定法倘謂望聞問切豈是其人有般底只解按本濟人不能達時善意祇見因藥致病豈知少食為佳所以善用之則或熱或涼皆當不善用之則一補一瀉俱非設矜神手休說天醫起死回生卽不問且道主不明則十二官皆危畢竟喚甚麼作主良久曰識得衆生菩薩病維摩不二本無門



佛成道小參問世尊初生時便曰惟我獨尊因其雪山觀明星方始悟道師曰莫謗世尊好進曰祇如延福鏡林公設齋還是為世尊為和尚師曰一飽便休莫更去踈進曰恁麼則歸恩有地也師曰切忌錯認問如何是一句中具三玄師曰梅峰秀巘抱琴懸如何是一玄中具三要師曰兩澗交流到海嘯如何是第一玄師曰光明照大千如何是第二玄師曰晏坐絕中邊如何是第三玄師曰仰面見青天如何是第一要師曰我不向汝道如何是第二要師曰十道不



通耗如何是第三要師曰耳聾恒多笑僧以坐具打  
圓相卽拂卻曰請道是第幾玄第幾要師打曰玄要  
且置者一棒你作麼生會僧喝師復打乃曰見色明  
心掉棒打月觀星證果搦管窺天世尊於四月八日  
降生周行七步作大師子吼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  
何俟六年苦行夜覩明星乃始悟道若道此時方悟  
藍毘尼園無憂樹下幾成妄語若道此時非悟爭奈  
親言出親口二千三百餘年來一大難明事今日權  
衡恰在山僧手裏不免借梅峰作箬荷池作硯琴山



作紙判者重公案去也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

師誕日門賢孫伯咸居士入山請小參問祝壽一勾  
卽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有讀書人來報進曰  
卽今讀書人到也作麼生師曰相見又無事不來還  
憶君進曰今日當機直指更不覆藏師曰饅頭你喫  
幾箇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滿面涉風塵如何是賓  
中主師曰惜取髻間寶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問答別  
疎親如何是主中主師曰從來不出戶進曰祇如兩  
堂同唱臨濟謂賓主歷然又作麼生師曰兩眼對兩



眼乃曰兩載梅峰初度辰一回舉起一勞神深恩罔  
極何絲報不意荒庭至遠賓記得遠祖圓悟大師有  
頌曰父母恩深重過於覆與載若欲圖補報碎身莫  
能賽惟有般若力一句截情愛諸仁者親恩如是推  
而天地恩君師恩佛祖恩檀越恩亦復如是抵如道  
一句截情愛畢竟是甚麼句若明得便知未出胎而  
度人隨現身而說法以禾莖易粟柄進小算為長年  
千里只在一堂四恩可以普報皆人人之常分初不  
假於他求且如賓主相逢句又作麼生道長將日月



為天眼永作風雲護法城

春日小參值化主還山問東風一拂萬卉齊敷柏子  
開花是何消息師曰腦後薦取僧喝師曰亂叫作麼  
乃曰春到雪消去春生草自萌春來無硬土春暖百  
花榮此猶是曆本頭上板定底春日須知從古至今  
自幼逮老逝正豎臘繇晝抵夜刹那刹那有一箇轉  
輓輓地底活春意眼上眉毛早已蹉過諸人還知麼  
知則一切卽一一卽一切十方不隔於毫端三世不  
離於當念不知則坐一走七橫三豎四但願春風齊



著力一時吹入此中来

除夕小參問臘月三十日到來盡大地人手忙脚亂  
十字街頭石敢當得何三昧如如不動師曰不可總  
作野狐精見解進曰從地湧出則富貴因甚借婆衫  
子拜婆年師曰何妨錦上添花進曰佛戒以殺為先  
北禪烹牛分歲未審有過無過師曰胡餅裏討甚麼  
汁進曰謝師答話師曰昨夜火燒山門臨濟家風則  
且置德山托鉢事如何師曰赤心片片向人傾進曰  
因甚被雪峰一拶便低頭歸宗文師曰其聲如雷進



分文一  
曰巖頭何故道大小德山未嘗求後句師曰家富小  
兒嬌進曰如何是密啓其意師曰只許老胡知不許  
老胡會進曰且喜老漢會得末後句為甚只得三年  
活師曰逢人莫錯舉進曰後來張無盡居士頌曰莫  
是遭他授記來又作麼生師曰五彩畫虛空進曰德  
山公案蒙師指歲盡年窮事若何師曰放下着乃曰  
從上老古錐以臘月三十日比諸末後一着如俗家  
人逢此日公逋私負畢聚於躬務須了當袖僧家未  
能瞽地亦怕無情漢索債又如何了當他要在平日



間一切放下外不見有六塵內不見有六根中不見  
有六識善惡都莫思量有為無為一齊坐斷道理知  
見颺在他方自然騰騰任運去住自繇燦迦羅眼莫  
能窺障蔽魔王不敢伺釋梵居然聽命佛祖立在下  
風何況闍羅老子其或我山未担法執未融逗到結  
角羅紋有鬼神兮妬君福有寒暑兮促君算復舉本  
山常禪師臨遷化示徒曰來莫可抑絀莫可追從容  
聞鼉鼠聲曰卽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永  
明壽禪師贊為窮萬法源徹衆聖情真淨文禪師舉



此語曰大眾既非他物是甚麼物復曰近有無盡居士曰大都此物非他物豈有南宗與北宗如今袖子多是爭南宗北宗雲門臨濟卻被箇俗漢點破師曰此便是臘月三十日第一箇榜樣真淨老如此激揚切中古今之契可謂藥因救病出金餅諸仁者立地搆去豈不暢快平生久立珍重

解冬小參兼謝知事達初齋問初祖見梁武機緣還許學人請益也無師曰一任鑽龜打瓦進曰帝問對朕者誰祖何道不識師曰蹉過也不知進曰折蘆渡



江又作麼生師曰罕遇知音進曰嵩山面壁九年是  
何意旨師曰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進曰神光立雪齊  
腰為甚因緣師曰心如鐵石進曰未後斷臂作麼生  
師曰是真供養進曰會中有人燃臂與斷臂相去多  
少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僧以坐具作獻臂勢曰  
今日某甲斷臂了也作女人拜歸位師曰者野狐精  
何得剜肉作瘡問既是把住要津不通凡聖為甚又  
解制師曰瀉碗去僧拜曰人人鼻孔撩天箇箇脚跟  
點地去也師曰火炙心頭暖風吹背脊寒乃曰九十



光陰瞬息過已躬下事竟如何解開布袋隨緣任伸  
縮絲來不較多諸仁者盡乾坤是箇解脫場昔固非  
結今亦非解孤峰頂上卽是十字街頭十字街頭不  
異孤峰頂上安居一室含裏十虛含裏十虛安居一  
室所以捏聚也絲我放開也絲我可以休息關中可  
以逍遙物外可以閑廓垂手可以異類孤行竿木隨  
身逢場作戲現前大用規則不存山僧如斯告報又  
作麼生曾為浪子偏憐客故將肝膽向人傾

開爐小參問煨聖煉凡猶是格內機如何是格外機



師打曰者是甚麼所在說內說外進曰解弄不須霜  
刃劍延齡何必九還丹師曰猶打之遠在進曰夜靜  
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師曰一場懣懣乃曰  
梅峯此日復開爐有骨禪流不厭多陶煉聖凡無躲  
避大家齊唱太平歌諸仁者作麼生是有骨禪流豈  
不聞無隔宿恩可參臨濟禪有肯諾意難續楊岐派  
直須嫌佛不做薄祖不為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  
方可經大冶之煨受腦後之鎚驀豎拂曰還見麼擊  
一下還聞麼紅爐猛敲重施火大地傾搖助發機唱



一喝擲拂子

時墻傾

小參舉淨慈印禪師上堂曰出門見山水入門見佛  
殿靈光觸處通諸人何不薦若不薦淨慈今日不著  
便大梅卽不然出門見甚麼入門不見殿古路少人  
行諸仁何處薦薦不薦大梅原有箇方便且道是甚  
麼方便不離四威儀參取本來面時節若到來自然  
成一片方信保福禪堂原是荷衣古院誰家竈裏無  
烟是處麥中有麵喝一喝

佛成道小參問朕兆未分先露布言詮纔立已乖張



如何是佛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如何是法師曰大千經卷出微塵如何是僧師曰一箇閑人居物外進曰恁麼則人人頂門上飛大寶光箇箇脚跟下縱橫十字師曰好手不彰名問明星昨夜豁雙眸百億須彌自點頭矢上加尖黃面老夢中說夢一場羞畢竟憑誰證據師打曰眼睛突出進曰祇如未離覺率已降王宮為甚麼卻從者裏納敗闕師又打曰更要一杓惡水那僧無語師曰淹殺了乃曰晝觀日也夜觀星多少禪流夢未醒打失眼睛彈指際六年若行太



吟

歲旦小參問溪柳頰新帶雪乍舒青白眼  
茁梅如舊凌霜偏噴十分香如何是應時  
納祐句師曰二時粥飯隨堂進曰千僧鉢  
挂無憂樹大地人居麗日中師曰心王不  
妄動六國一時通進曰祇如雲門大師三  
句還許請益否師曰澄潭月影一任撮摩  
進曰慈光一片垂仁化笑裏春風徧九垓  
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俱進曰寶劍拂  
開天地靜金鎚纔動斗牛寒如何是截斷  
衆流句師曰收進曰十字街頭吹尺八聖



凡叢裏舞三臺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放乃曰三  
十六句第一日七十二候最初時柳條冉冉含金綫  
梅蕊英英噴玉枝等閒豎起摩醯眼直下掀開八字  
眉佛法有無俱坐斷年華貧富任推移且道得何三  
昧有如是自在良久曰數聲清聲是非外一箇間人  
天地間

立春小參問枯木逢春冰河發蹶如何是春來意師  
曰晴光轉綠蘋進曰恁麼則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  
流師曰莫作境會乃曰春山淡淡春水溶溶春風拂



拂春雨濛濛大地撮來無硬土何人不在太和中偶  
思者兩日城市行春令打春牛好不暢快大梅者裏  
也有一頭水牯牛自鞭自牧放教閒閒地不犯人苗  
稼有時如踞地師子隨分納些些有時如出窟金毛  
哮吼震沙界且道因甚得到如此田地卓拄杖曰不  
是乘時多意氣他家曾蹋上頭關

中春小參兼謝湜侍者生日齋問二月春方半山花  
爛熳時靈雲纔一見直下絕猜疑師豎拂曰還見麼  
進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師曰錯會不少乃舉



舍利弗遙見月上女問甚麼處去女曰如舍利弗與  
麼去弗曰我纔入城爾當出城云何言如舍利弗與  
麼去女曰諸佛弟子當在何所弗曰諸佛弟子依大  
涅槃而住女曰諸佛弟子既依大涅槃而住我如舍  
利弗與麼去師曰具眼禪流識得舍利弗月上女二  
人去處則知十二時中動轉施為無非住諸佛大涅  
槃若謂今日是世尊入滅屈著世尊若謂今日是侍  
者出生鈍置侍者畢竟作麼生桃紅李白薔薇紫問  
著東君總不知



佛誕小參問池沼荷衣噴瑞香薰風吹處翠微涼無  
憂樹下多狼藉惡水今辰重激揚請道未生時作麼  
激揚師曰三脚驢子弄蹄行進曰護法設齋覓箇甚  
麼師曰上座偈甚工致乃曰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  
者世尊初生周行七步口喃喃地為是說法非說法  
若謂說法從來只與作傳語人若非說法云何道天  
上天下唯我獨尊此須頂門有眼脚下無私向父母  
未生威音那畔覷透始得有麼有麼喝一喝

開爐小參兼值寤西堂受囑問至理一言轉凡入聖



還丹一粒點鐵成金保福年年開爐成得甚麼邊事  
師曰燈籠是紙糊露柱是木做進曰動容揚古路不  
墮悄然機師曰此是香嚴底闍黎底作麼生僧呈坐  
具曰總在者裏師曰多虛不如少實乃舉福源石屋  
禪師舉法昌遇和尚開爐語畢曰福源不與麼福源  
今日開爐炭塹也無半箇五湖四海禪流衲被蒙頭  
打坐不是冷眼旁觀免見挑灰弄火寬心寧耐到春  
來屋後梅花香朶朶大梅又不與麼大梅今日開爐  
禪流有數十箇人人氣宇如王自肯搬柴暖坐大家



豎起春梁寒則下单向火烘得面赤頭黃卻笑當年  
破竈墮阿呵呵最是一番恰好事干勸擔子有人荷  
卓拄杖下座

起履剃度請小參問庭前剗草悟入玄機澗底流泉  
深明般若澗底流泉卽不問庭前剗草意如何師曰  
露出本來顏進曰如何是本來顏師曰描不成畫不  
就問最後一結謂之周羅惟師一人乃能斷之如何  
是能斷底句師曰盡卻今時進曰銅頭鐵額漢到來  
盡箇甚麼師曰全身投火聚乃舉崔趙相公問徑山



欽國師弟子今欲出家得否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  
將相之所能為有問趙州諗禪師如何是出家曰不  
履高名不求苟得又有以出家問羅漢琛禪師答曰  
與甚麼作家者三老各垂手眼接引當人山僧為之  
華劈一上彼既丈夫我寧不爾名心歇滅何可苟求  
識得無家縱橫自在所以出三界斷有為不是圓頂  
方袍便可了當務須打起精神盡除宿習當勤操履  
直透玄關方名身心出家報佛恩德且高超三界句  
又作麼生了了了時無可了玄玄處亦須訶



小參問曹洞君臣為仰圓相置之不問如何是臨濟  
宗風師曰迅雷轟大地進曰三聖一喝臨濟曰誰知  
我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卻意作麼生師便喝僧  
擬議師曰你還瞎得麼問古者道閉門打睡接上上  
機保福山門大開接何等機師曰一齊按過進曰門  
庭雖異理事一如瀉山有出三種生話請師不悟師  
曰任取朱砂描白月進曰大用現前彰妙思如何是  
想生師曰對境心數起進曰如何是出師曰分別亦  
非意進曰山花似錦露全身如何是相生師曰森羅



換眼睛進曰如何是出師曰大地無寸土進曰百川  
滾滾悉設立如何是流注生師曰念念不停留進曰  
如何是出師曰有誰為起滅乃舉為山上堂曰仲冬  
嚴寒年年事晷運推移意若何仰山進前叉手而立  
為曰情知汝答者話不得香嚴曰某甲偏答得者話  
為躡前問嚴亦進前叉手而立為曰賴遇寂子不會  
師曰為山父子可謂穩拍相和只是說仰山答不得  
又道賴遇寂子不會說香嚴偏答得一般叉手進前  
畢竟作麼生試聽一頌晷運嚴寒一樣詢進前叉手



絕疎親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小參兼謝奉化葛護法齋問臨濟三玄家常茶飯洞  
宗五位敢請闡揚師曰何用攙行奪市進曰如何是  
君師曰妙德長端拱如何是臣師曰圓機利衆倫如  
何是君視臣師曰照燭洞無垠如何是臣向君師曰  
頌葵稟獨尊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一人無內外六  
合盡和平問棒頭了證未是仙陀喝下知歸猶為鈍  
漢華嚴四種法界敢請當湯酬唱師曰切忌強彘疎  
如何是理法界師曰針劄不入如何是事法界師曰



水到渠成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推倒慈氏樓  
折卻空王殿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煩惱海中  
為雨露無明山上起風雷進曰賴得慈悲指點華嚴  
宗旨重新師曰猶是無風匝匝波乃舉甘贊行者入  
南泉設齋黃檗為首座行者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  
等無差別甘曰恁麼道爭消得某甲颺便將出去須  
臾復入曰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乃行  
颺師曰一等答話何故行颺有別請託在甚麼處聽  
與頌出運公山頂高高立行者深深海底行不是與



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

小參問烏雞雪上行知是當頭不犯叉手進前立無  
非暗合圓機二老家風俱不問雲門三句請師宣師  
曰師子咬人韓驢逐塊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毫  
端全體露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古道斷碑橫如  
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慈悲成落草進曰羶羊挂角  
千峰外更有羶羊在上方師曰識得韶陽親切句直  
須一鏟破三闕乃曰東寺衆多陷榻時稱折牀會石  
霜徒如株杌衆號枯木禪大梅者裏不圖盛不效枯



禪只要諸仁勘破釋迦不是佛達磨不是祖兩箇老  
漢既非佛祖畢竟喚那箇作佛祖良久曰任從滄海  
變終不與君通

除夕小參問年窮歲盡和尚將甚麼與大眾分歲師  
曰劈面三拳攔腮一掌進曰究竟喫箇甚麼師曰猶  
嫌少在乃舉北禪賢禪師烹露地白牛至夜深維那  
入方丈問曰縣裏有公人到勾和尚賊過後張弓禪  
曰作甚麼作賊人心虛那曰道和尚宰牛不納皮角  
賊以賊為驗禪遂將下頭帽擲地大似勾賊破家那



便拾去雖非真贓且作證據禪跳下禪牀攔胸擒住  
叫曰賊賊正賊不承當邏賊人喫棒那將帽子覆禪  
頂曰天寒且遠和尚捉賊不如放賊禪呵呵大笑那  
便出去是賊識賊時法昌為侍者禪顧昌曰者公案  
作麼生更與賊過梯昌曰潭州紙貴一狀領過賊是  
小人智過君子大眾你看者一隊白拈賊臘月三十  
日到來偷心猶未息在大梅據款結案也是騎賊馬  
趁賊呵呵歸方丈

師到天童弘覺老人命眾請小參問席屬祖庭巖聳



玲瓏八面會逢人日衆環聚集一堂如何是天童境  
師曰清闕源遠疏千派太白峰高俯萬山如何是境  
中人師曰師子窟中無異類梅檀林內盡香柯如何  
是人中境師曰座右獨尊分主伴一枝橫出玉兼葭  
進曰學人不敢別生節目祇如臨濟賓主句還許盤  
桓也無師曰一任撒沙弄影如何是主看賓師曰赤  
眼撞着火柴頭如何是賓看主師曰無孔笛逢羶拍  
版如何是賓看賓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如何是主  
看主師曰寒山拍手拾得舞進曰趙州無賓主話又



作麼生師打曰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  
進曰恁麼則古亭揖讓依然在甘露門開復見今師  
曰休將三歲林篁擬比千年獅柏問昔年股肱王室  
今朝砥柱法門一肩世出世間成就丈夫能事大地  
春回卽不問重光祖印意如何師曰人日晴天下平  
進曰佛日增輝人天有賴師曰重言不當喫乃曰人  
乘和氣鳥獻新聲柳綾含金三回兩回作舞梅葩噴  
玉千朵萬朵成行水長芳郊農歌牧唱烟凝翠岫老  
悅童歡萬象處處交羅天機時時助發無非為當人



示正法眼轉妙法輪何俟懺道者再鼓脣皮重為宣  
說若復畫描圓相指點青山探三玄戈甲展五位鎗  
旗拈舉南山鱉鼻蛇商量北斗藏身句又是眼中著  
屑土工加泥我法伯門下久不用此閒家具只如賓  
主歷然句作麼生道人居大國方為貴山到須彌始  
號高復舉本山應菴祖在蔣山時大慧禪師到上堂  
舉佛眼充五祖知浴夜坐撥爐火忽然猛省雖則如  
是每到入室不能深入闔奧從容請益五祖祖曰我  
與汝說箇譬喻正如一人牽牛向牕櫺中過兩角四



蹄俱過了唯有尾巴過不得應菴祖曰者樣說話多  
年在肚皮裏信知今天下無人理會所以密之三寸  
若非法叔大和尚前小姪此生無繇拈出敢問諸人  
既是大底都過了為甚尾巴過不得懺道者理會有  
年今日重新拈出供養法伯大和尚以及現前諸兄  
弟過得過不得則且置畢竟喚甚麼作牛尾巴良久  
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解冬小參問悟則不無爭奈落第二頭如何是第一  
頭師便打僧喝師復打僧作掀禪牀勢師連棒打退



問結則十方坐斷解則萬里生涯不結不解一句作  
麼生道師曰孟春猶寒進曰草鞵擰似虎拄杖活如  
龍師曰看脚下乃曰燈月交輝素緇環集諸人無偏  
無黨知浴有始有終布袋頭乘時解開有幾句喫緊  
語分明記取平日行棒行喝不得作棒喝會平日說  
心說性不得作心性會前路有人問着箇事又如何  
對他良久卓拄杖喝一喝

天中節小參問解黏去縛卽不問應時及節請敷宣  
師曰大家喫粽子進曰恁麼則一箇鼻頭兩孔出氣



師曰刺腦入膠盤乃曰方沾雨霖又逢端午荷池不  
競龍舟茅舍豈搗鼉鼓說甚香蒲切玉角黍包金臂  
繫綵絲門懸艾虎卓拄杖曰直饒善財藥草五祖靈  
符也是泥中洗土復舉龍牙偈曰學道先須有悟繇  
猶如爭鬥快龍舟雖然舊閣閒田地一度羸來方始  
休師曰大小龍牙費力不少大梅不惜眉毛別為頌  
出只貴渠儂得自繇盡塵沙界一虛舟輸贏迷悟多  
銷卻食療饑瘡飽便休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  
開爐小參問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作麼生指示



師曰塗毒鼓透過眼睛鐵蒺藜穿卻耳朵乃曰今歲  
開爐土木兼舉諸仁放下身心時復搬執運礎普柳  
聲聲證明草鞵踢斷頭緒二六時中正好薦取且道  
薦取箇甚麼卓拄杖曰大火爐頭丙丁童子

冬至小參右揮拂曰初九日以前羣陰剝盡左揮曰  
初九日以後一陽復生豎拂曰正當初九日且道是  
何消息良久曰荷衣浣裏今日有齋擲拂下座

豎法堂小參問毫端建寶刹莖草現瓊樓為復神通  
妙用為復法爾如然師曰大家齊著力進曰世界闊



一丈法堂潤一丈柱脚向甚處安師曰撐天拄地問  
棟標建刹振紀立綱如何是法堂中事師曰人天罔  
測如何是法堂中人師曰鐵額銅頭進曰恁麼則寶  
座巍然師子繞千年法窟喜重光師曰露柱燈籠笑  
眼開乃舉南院顯禪師上堂有問古廟重興事如何  
曰明堂瓦插簷又問如何是無相道場曰斫破鬼神  
村師曰今日大梅重興祖席鬼神莫知且道是有相  
道場無相道場試聽一偈一莖草上現瓊樓萬象森  
羅法印收看取明堂簷插瓦巍巍祖席振千秋



小參今日臘月十五瑞雪飛飛起舞歲時漸將入春  
閔心不隨佛祖謾誇雪峰鞦韆休羨禾山打鼓放出  
招賢大蟲咬殺長慶水牯喝一喝

立春小參若道今日是春被四時轉若道今日非春  
與節候違須知當人分上各各有箇迴然消息耳道  
如何是迴然消息八風莫能吹萬象莫能破水火莫  
能漂焚鬼神莫能窺覷天地莫能蓋載佛祖莫能測  
識既有如此不可思議不可稱量底消息畢竟如何  
保任拈拄杖卓一卓



除夕示衆面南看北斗歲暮空雙手翻憶古規繩千  
秋真罕有昔雲峰悅禪師歲夜示衆曰灼然諸禪德  
去聖時遙人心淡薄者卻今時叢林更是不堪所在  
之處或三百五百浩浩地只以飯食豐濃寮舍穩便  
為旺化中間孜孜為道者無一人設有十箇五箇走  
上走下青半黃會則總道我會各各自謂握靈蛇  
之珠孰肯知非及乎挨拶鞭逼將來萬中無一苦哉  
苦哉所謂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就中  
今時後生纔入來便自端然拱手受他人供養到處



菜不擇一莖柴不搬一束十指不沾水百事不干懷  
雖則一期快意爭奈三途累身豈不見教中道寧以  
熟鐵纏身不受信心人衣寧以焯銅灌口不受信心  
人食上座若也是去直饒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  
酥酪供養上座未為分外若也未是至於滴水寸絲  
便須披毛戴角牽牛拽耙償他始得不見祖師道人  
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此是決定底事終不虛也諸  
上座光陰可惜時不待人莫待一時眼光落地緇田  
無一簣之功鐵圍陷百刑之痛莫言不道珍重古人



可謂藥因救病出金瓶三復斯言寒毛卓豎莫不感  
歎傷嗟以為起時流痼疾或有箇漢出來道和尚今  
日年窮歲盡何不說法利人舉他現成言句作甚麼  
山僧卽向你道何曾夢見

解冬小參佛祖之道本是平常大解脫門元無闕鑰  
開爐也左眼半斤解制也右眼八兩於此明得不獨  
消得檀那供養南天台五臺只在腳頭脚底於此  
未明滴水粒米難消饒汝朝到西天莫歸東土也只  
是箇捷疾鬼且如何道得相應句良久曰等閒蹋斷



無生路步步毘盧頂上行

法幢禪師大梅語終



余文一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法幢幟禪師住温州頭陀山密印寺語

嗣法門人超無編

進寺小參問永嘉一宿曹溪和尚兩登乳竇如何是  
利人句師曰紅日正當天進曰恁麼則法輪常轉大  
衆沾恩師曰老胡有望乃曰覺祖自曹溪回專明非  
意山僧從大梅至豈說卽心所以道離心意識叅絕  
聖凡路學溪山雖異雲月是同薦得現前若緇若白  
若男若女無非一宿再來具見宗風大振薦不得喝  
一喝曰不可草草



開爐小參問乾坤廓落烟雲盡徧界無如者箇親師  
曰青天也須喫棒進曰祇如不受煨煉底來如何接  
待師曰且立階下問大制從來無從解結何緣白地起  
風波師打曰為汝不薦僧接棒曰打不著師曰蒼天  
蒼天乃豎拂曰者些火種從西天四七東土二三自  
南嶽傳至密印已經三十六世閱歷千百餘年今日  
冰河發皸猛烈熾然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  
尚大千世界若聖若凡俱在其中矣得通身紅爛現  
前大眾還有避得底麼揮拂曰眉端拶出金剛眼大



地山河盡放光

薦嚴請小參問霜風吹萬木諸葉盡歸根坐斷無生  
路方知報父恩超懿先君卽今在甚麼處安身立命  
師曰拄杖頭放光動地進曰恁麼則橫身宇宙外無  
古亦無今師便打乃曰生從何來芭蕉甘露蕊常開  
死從何去紫菊殘英香不墜去來生死總天真八十  
九年雲過樹若能直下透根源便是安身立命處豎  
拄杖召曰諸仁者遠見眉公麼卓一下曰天上人間  
無覓處毫端觸着吼如雷



秦馭甫司李入山請小參問鐘鼓交聲壯人天之標  
格主賓覲面闡宗祖之家風秦護法入山和尚如何  
引導師曰山僧隨例餐餽子也得三文買草鞋進曰  
法印不從心外得日華影裏舞金鞭師曰且喜闍黎  
共證明乃舉給事中陶穀入歸宗問曰經云離一切  
相則名諸佛今目前諸相紛然如何離得宗曰給事  
見箇甚麼陶欣然仰重師曰給事探竿在手歸宗齒  
不闕風雖則同時啐啄未免理事偏枯爭如司平秦  
護法躬諸真覺祖庭明知諸相現前非為外境無一



事不演真乘無一物不彰至體所以不厭紛華不起  
分別大眾若見歷然賓主何妨平展鉢盂

小參問從來五宗諸方舉揚不一明眼宗師請示的  
旨師曰空中鐫鳥跡水底繪魚踪進曰驅霹靂喝掣  
閃電機莫是臨濟宗麼師曰休將三寸燭擬比太陽  
輝正偏互攝妙叶弘通莫是曹洞宗麼師曰毫釐有  
差天地懸隔拈弄南山鼈鼻展拓一字機關莫是雲  
門宗麼師曰疑則別參父子唱和體用全彰莫是瀉  
仰宗麼師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唯心唯識眼



聽耳觀莫是法眼宗麼師曰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  
真進曰可謂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師曰莫認黃  
葉作金錢乃曰復月初一黃鐘應律餘二非真唯此  
事實珍重諸仁慎莫放逸不見僧問長慶衆手淘金  
誰是得者慶曰有伎倆者得僧曰學人遠得也無慶  
曰太遠生大小長慶壓良為賤密印不然若有問衆  
手淘金誰是得者答曰無伎倆者得學人遠得也無  
答曰何曾失且道與古人是一是二

小參問開爐匝月龍象如雲祇如蹋翻滄海踢倒須



彌底到來和尚還相許吾師曰未見其人進曰也不  
得壓良為賤師曰旁觀者哂乃曰從眼根還源名文  
殊妙觀察智從耳根還源名觀音無緣大慈從心根  
還源名普賢無作妙行長沙與麼道大似徐六擔板  
殊不知正開眼時何嘗不是觀音普賢正傾耳時何  
嘗不是普賢文殊正起心時何嘗不是文殊觀音然  
見不以眼不離文殊大智時時救苦尋聲聞不以耳  
不離觀音大慈處處莊嚴萬行思不以心不離普賢  
大行頭頭無礙辨說到此又不妨文殊自文殊觀音



自觀音普賢自普賢三世十方都盧是箇毘盧正體  
如優曇花開彌天芳馥千日並朗徧界光明法印不  
闕文大方不以矩卓拄杖喝一喝

師到仙巖天目和尚率衆請小參卓拄杖曰乘大願  
力具大知見毫端湧幢王刹海微塵轉勝妙法輪會  
六度於一真隨三根而普攝能令瓶盃釵釧悉現精  
金頓使烟水雲林共揚至化此是堂頭法姪和尚本  
分鍵鎚家常行履老僧到來歡喜吾宗有人鄉園生  
色那更鋪花錦上賣水溪錢既承推舉事同一家卽



藉堂頭寶華座與諸仁誦師一上復連卓拄杖曰自  
是福人留福地果然獅子繞獅林

冬至小參問始生莫道一陽微為接年華萬物機如  
何是冬來意師曰鹽米價俱平進曰首出璧星三統  
正梅開南嶺一天香師曰好箇消息進曰是何消息  
師曰摸索鼻孔如何是一粒米大如須彌山師舉  
拄杖進曰除了棒喝擎拳豎拂揚眉瞬目良久默然  
請和尚親切道師曰如何是一粒米大如須彌山僧  
便作禮師連棒打出乃曰節屆書雲日南長至洞山



撮退果桌大殺請訛慈明挂榜僧堂轉多註脚不知  
時時七日來復處處一陽發生所以道不居三界不  
屬五行念念海印發光家家觀音出現者裏個儻分  
明不妨於無陰陽地上說陽生於無消長中說道長  
正恁麼時誰是個儻者卓拄杖下座

佛成道小參昔鐵關樞禪師上堂曰雪山午夜以拂  
打○曰悟者一星師亦以拂打○曰大眾還見麼良  
久復以拂作⊕曰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擲  
拂下座



除夕小參問餞歲烹牛疑<sub>有</sub>蒙頭衲被太淒涼  
椒花柏酒他家事借問山居何所長  
師曰隨時豐儉進  
曰盡推此歲窮今夜誰識新春入  
舊年師曰老者不  
減少不增進曰箇中些子閑家具  
豈逐年華論始終  
師曰照顧眉毛乃曰閑居殘歲在  
荒村豐儉隨時禮  
樂存懶把白牛烹露地喜饒紅燭照  
乾坤一塵弗染  
光明藏萬法消歸解脫門識得不遷  
闕楨子何妨白  
日又黃昏

元旦小參昨宵分歲今日慶年師子奮迅象王回旋



塵中能作主歲月任推遷卓拄杖曰前村深雪裏梅  
放一枝鮮

解制小參問慣踏毘盧頂上行此人不受結安住如  
如而不動此人不受解卽今和尚作麼生收放師曰  
正好喫棒進曰凜凜威雄師子子文殊相見也攢眉  
師曰未免被他騎僧喝師便打乃卓拄杖曰盡宇宙  
是箇陀峰諸仁向甚麼處去盡宇宙是根拄杖諸仁  
向那裏回避透得者闔楨都盧是箇大光明藏兩曜  
不能齊輝千燈無以比照時在裏許解時在裏許



直饒高踏毘盧頂上行結受結安在如如而不動  
解不受解正好勘過了打何也近日王令稍嚴不許  
侵疆越界復卓一卓

佛誕王超心居士耄齡施戒請小參問朱明新屆芍  
藥吐陂稱尊白日正長常春迎禧分馥慶多三祝卽  
不問初生一句請師通師曰因進曰清淨法身不墮  
諸數因其傳衣說戒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  
義而不動進曰大用現前不存軌則丹霞高沙彌輩  
來如何分付師曰一齊按過乃曰未離兜率面目全



斬示現毘藍透漏不少驀豎拂曰遠見釋迦老子麼  
揮一揮被老僧輕輕一拂卻在諸仁眉稜上放大光  
明作大師子吼諸仁不覺不知翻身撞著盧舍那慈  
尊把臂入林不辭泥水拍手歌曰醉夢場中喚不歸  
人生七十古來稀有緣長者膺全福向道回光好轉  
機恰逢箇無量壽佛現居士身鋪花錦上托出家珍  
起動優波離尊者向澄潭巨壑裏引動魚龍伸手香  
積國土各顯神通餵得一隊水牯牛踔跳上須彌山  
頂齊祝年豐山僧手中拂子亦復忍俊不禁滿口因



齋慶讚連揮拂喝一喝

結夏小參問百巖開粥過夏事如何師曰多處添些  
子進曰西院商量兩箇錯又作麼生師曰少處減些  
子僧擬議師便打乃曰者著子猶日之初曙月之正  
中不墮平常不落勝妙所以謂之大圓覺海若說護  
生須用殺未免犯手傷鋒殺盡始安居轉見墮坑落  
塹殊不知正覺無相橫身異類隨緣道場聚首同塵  
處處平等伽藍頭頭正法眼藏於此明得便能超然  
獨脫倘或未然布袋索頭恰在山僧手裏拈拄杖卓



一下

小參問萬法歸一因甚水火不同器師曰水河發皸  
漣進曰山不是山水不是水與甚麼作一師曰露柱  
燈籠進曰山是山水是水畢竟一歸何處師曰魚腮  
狗尾進曰怎麼則玄沙原是謝三郎師曰引不著問  
如何是佛師曰爛木椽如何是法師曰破草屨進曰  
佛法已蒙師指示了然一句又如何師曰放下著乃  
曰今朝五月初一丹若花開莫匹鼉鼓是處有聲端  
陽不越五日禪家流貴樸實儀式有行有解本來何



得何失那箇男兒不丈夫了得一兮萬事畢

追薦請小參當陽一著突出難辨不作久近觀坐斷  
聖凡路若說有死有生何啻鉢盂安柄若說無生無  
死亦是火上加尖既然如是且道南泉危卽今在甚  
麼處安身立命良久曰無相光中常自在一輪皎月

照塵寰

臘八小參舉世尊悟道因緣畢乃豎拂曰諸仁還見  
麼見則雪山悟道祇此一星不見則當面蹉過再聽  
一頌黃面當年失卻晴雪山依舊白雪橫森羅歷歷



明星裏無限男兒摸壁行擊拂子一喝

師誕小參問曇華現瑞臘梅天白鹿銜芝獻法筵寶  
掌趙州非足異金剛願以祝金仙如何是無生法身  
師曰四大五蘊進曰如何是無量壽佛師曰露柱燈  
籠進曰綵服緇衣齊慶舞世間出世仰宗風師曰慚  
愧殺人乃曰老僧今歲六十九齒不關風足艱走常  
任事繁無可辭客來每笑空雙手年年此日共慶生  
未免一場露冢醜深心欲報佛祖恩唯是諸人共知  
有且道知有箇甚麼東山水上行面南看北斗



元旦小參問三陽開泰人人達本元之鄉萬物咸新  
箇箇悟毘盧性海如何是應時納祐句師曰大衆如  
金如玉進曰恁麼則團團共唱無腔曲自有聲光兆  
大千師曰常住粥足飯足乃舉雲峰悅禪師歲旦上  
堂曰三十六旬竟今朝遠復起刹那不相知諸法何  
曾爾尊卑叙禮儀歡戚同居止廓哉總持門而人不  
能啟師曰雲峰有禮有樂足可觀光密印同聲相應  
亦成一偈三十六旬今日始一念萬年刹那爾禮儀  
動止雖多端千峰勢到嶽邊止觸處常真絕舊新大



施門從者裏啟卓拄杖一下

壽寧李子俊將軍殉難孝子追薦請小參昔日駙馬  
都尉李遵勗臨終時畫一圓相作偈獻慈明曰世界  
無依山河非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僕頭解下  
腰帶若覓死生問取皮袋袋師曰遵勗都尉機掣迅雷  
光同皎月子俊將軍身臨白刃斬若春風順逆雖則  
不同若論本來有何差別還會麼再聽一偈一靈皮  
袋絕疎親撒手安眠等眼塵血刃衝開天地震壽州  
何處不天真



為石谷讓菴和尚入塔請小參峰簇簇水漫漫箇中  
應有老龍蟠洪波浩浩滔天起白浪層層匝地寒無  
縫塔封無影樹瞻依莫作等閒看喝一喝

開爐小參問丹霞燒木佛因甚院主眉鬚墮師曰不  
會作客勞煩主人乃舉筭隱訢禪師上堂曰火爐頭  
話無賓主中峰一一為君舉捏不成團劈不開貴似  
黃金賤如土放兩批三是幾多五五原來二十五師  
曰烹金琢玉不無作者鉗鎚簡點將來卻被數目限  
量山僧亦有一偈無賓主句火爐有密印今晨重為



剖約不向後推不前噴噓也成師子吼卓拄杖喝一  
喝

立兩堂首座小參琢玉烹金必假爐鞴扶宗贊化尤  
藉英靈先後光揚東西普應所以廣廈非一木可支  
鉅川豈一人能濟有際天雲濤方可容吞舟之魚有  
九萬里風方可負垂天之翼道行而人斯稱時至而  
理自彰振祖席於方新迴狂瀾於既倒雖然一法若  
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畢竟如  
何問取兩堂首座



立春小參臘月二十六雲門昨奏曲春花歲歲開春  
草年年綠惟有者著子不隨時伸縮豈俟黃栗鳴乃  
明寂滅域寧必桃萼舒始豁靈雲目咄咄溪西雞  
齊啼屋北鹿獨宿

元旦小參盡道新年佛法無年年此日換桃符盡道  
新年佛法有箇箇舌頭嘗在口一切有無俱掃踪人  
間無水不朝東有無隨分休卜度天上有星皆拱北  
以此迎祥無祥不迎以此納祐無祐不納

開爐小參問大地為爐須彌為炭烹佛烹祖家常茶



飯糝如無位真人如何處置師曰連架打進曰精金  
已出鑪百煉轉光輝金不博金底白又作麼生師便  
打曰莫道少慈悲乃曰黑白未分鬼神莫測金機獨  
露佛祖難窺今者爐鞴重開潑天猛鷲金銅都在裏  
許諸仁快湏緊縮眉毛高撐鐵脊孜孜兀兀自然光  
彩通身設若遲疑照顧焦頭爛額連卓拄杖下座  
梵昌濤長老請小參問坐斷毘尼卽不問流通正脉  
請師宣師舉拂曰向者裏薦取進曰是水皆歸海干  
山必仰宗師曰獨未許汝乃曰今朝臘月朔心境莫



啗啄一斬一切斷無門可摸捉巍然孤迥迥穆爾活  
卓卓當體超垢淨本來離清濁亡知乃真知罔覺為  
大覺棒下無生忍機前難緬邈驀然特地喜相逢一  
角祥麟九苞鸞搖拽拂子下座

成佛道小參問千嶺萬山雪五湖四海冰鴉鳴鵲噪  
真消息午夜何勞更見星師曰卽此見聞非見聞乃  
曰年年有箇臘月八只為世尊眼睛瞎夢中說夢歎  
奇哉惹得通身泥水滑若使雲門再見時依然一棒  
要打殺何故報恩定是知恩人攻毒還須用毒藥喝



一喝

除夕小參問正令行時孤膽喪紅爐烹處鐵成金如  
何是行正令句師便打如何是鐵成金句師復打問  
歲盡年窮卽不問牛烹露地事如何師曰殘羹餽飯  
進曰為復是祖令當行為復是世諦流布師曰一齊  
放下乃舉明招謙禪師天寒上堂衆纔集招曰風頭  
稍硬不是汝安身立命處且歸暖室商量便歸方丈  
衆隨至招曰纔到暖室便見瞌睡以拄杖一時趁下  
師曰明招老漢早已和盤托出了也有何商量者一



隊不啣嚙漢更來討甚麼碗以拄杖旋風打散歸方丈

宋伯獻明府入山請小參乃舉相國宋齊丘公謁慧覺禪師覺問還會道麼宋曰若是道也著不得覺曰是有著不得是無著不得宋曰總不恁麼覺曰著不得底聳宋無對師曰盡謂將成九仞之山猶欠一簣之士殊不知若形文字何有吾宗試聽一偈明明大地盡當人放下全彰獨露身有意參求猶費手忘機觸處是通津驪珠罔象偏能獲緯武經文可指陳從



此逢緣堪契入主賓和藹總天真

雪竇老和尚周祥小參去年今日時紅爐飛片雪今  
日去年時萬里一條鐵未後大威光佛祖莫能掣大  
衆遠見先師大人相麼豎拂白急著眼

解制小參乃舉昔呂巖真人見黃龍後有偈曰棄卻  
瓢囊撼碎琴如今不煉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  
覺從前錯用心諸仁且道如何是錯用心結時有禪  
解時無禪是錯用心坐時有禪行時無禪是錯用心  
提話頭是禪歷事境非禪是錯用心打三打七是禪



翫月觀燈非禪是錯用心有心可用有理可會有祖  
意可說有佛法可傳皆是錯用心然則如何得不錯  
用心去良久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

開爐小參張匝地網羅惟收彩鳳起潑天爐韜為煖  
精金密印歲歲結冬不無一箇半箇今則布格彌寬  
直饒逸翮潛鱗總難迴避雖然干兵易得一將難求  
還有透網者麼良久曰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  
丈夫心

小參問雪裏梅花白獨放一枝春如何是當機句師



曰今日是初一如何是到家句師曰眉毛眼上橫如  
何是受用句師曰通身火裏坐進曰自從透過漫天  
網直至如今笑未休師曰誰為證明乃曰仲冬初一  
寒風凜凜爐火正紅迴避不處遂舉拄杖曰木上座  
須委悉且道委悉箇甚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卓  
一卓

臘八小參今朝戒法圓成又道如來悟道萬象無非  
明星阿誰不能洞了只緣不肯承當遂致蹉跎到老  
珍重新學菩薩休疑成佛不早要得一切現前但莫



外邊尋討不外討虎頭戴角出荒草攏下拄杖曰唧  
餅制小參今日元宵節餅開布袋結放出一羣牛東  
西任超越家家門前火把子眼中莫可留金屑正恁  
麼時驀頭撞著燈明佛又作麼生也須打教骨出卓  
拄杖一下

法幢禪師密印語終



余文一



温州博物馆

WENZHOU LIBRARY



法幢懺禪師住處州東寶山淨覺寺語

嗣法門人趙

編

進寺小參纔辭密印便到芝田金風吼無畏之音紅  
樹綴寶山之錦蘆鴻嘹唳箇中消息全彰籬菊馨香  
徹底風光逗漏頭頭俱妙物物皆靈烟島雲林咸提  
妙音霜柯月渚並可傳心何必樓閣門開方參慈氏  
福城東際始見文殊到此老僧七尺烏藤全無用處  
雖然拈拄杖曰有時卓向孤峰頂指點千山在下頭  
卓一卓



師到崇勝白嶠和尚率衆請小參問隨身竿木接引  
人天袖裏金鎚煨凡煉聖目前消息請示玄機師曰  
兩眼對兩眼進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覲面無回互  
如何是主中賓師曰有問卽非親如何是賓中賓師  
曰錯認本來人如何是主中主師打曰棒棒見骨髓  
進曰賓主已蒙師指示未審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句  
作麼生師曰寒山逢拾得拍手笑呵呵進曰不唯琴  
遇知音者甘露門開有比隣師曰賴得闍黎相證明  
乃曰愛閑不打陀峰鼓垂老來登東寶山不是業緣



難躲避只因同調特追攀所以未到淨覺道場先訪  
崇勝寶刹乃承堂頭法兄和尚深篤道誼命陞此座  
正恁麼時且道說箇甚麼卽得若說五家宗旨固是  
陳爛葛藤单拈臨濟機緣亦屬狼藉家寶更若向上  
提持則我法兄無處無時不與諸仁赤體相為豈待  
山僧弄斧班門加尖矢上畢竟如何遂恭身曰不會  
作客勞煩主人

冬至小參問羣陰剝盡節屆書雲如何是一陽來復  
師曰君子道長進曰無陰陽地又作麼生師曰小人



道消進曰恁麼則蓮峰溪畔梅爭放淨覺堂前日漸  
長師曰且自莫交涉乃曰辭囂入野寺忽爾一陽生  
陰剝天心見日長寒氣更洞山果子貴京土大黃平  
薦取真消息行藏道自亨且喚甚麼作真消息豎拂  
曰高着眼

請霽庵和尚立僧小參陽回山寺日初長師子俄臨  
自帝鄉企想十年今再晤宗門法席倍生光老僧退  
居淨覺原欲罷釣休綸只因雲水相依不覺重費鹽  
醬然烹金琢玉須資作者鍵鍾荷祖扶宗全仗超方



機略我霖姪和尚六主名刹禪藻瀾翻氣誼如雲肝  
腸似雪特爾借重座元闡揚絕學獅筋奏衆響皆消  
塗毒過聞者俱喪豈僅鎚碎蟠桃得遇其仁將探龍  
領方逢其實要見大機大用恭詣堂中請問

佛成道小參問世尊觀明星方始悟道如何是未悟  
底消息師曰執事原自迷進曰如何是悟後底消息  
師曰契理亦非悟進曰祇如今日有箇不立迷悟底  
到來又作麼生師曰正好喫棒乃曰吐哉釋迦老無  
事覓頭腦王宮不樂居偏愛棲雪島六載受饑寒夜



半忽顛倒剛言一切衆生皆有如來德相大似按牛  
頭喫草殊不知般若真如原是無明煩惱敢問諸仁  
還信得及否

送雪浪長老還羅陽小參問西堂師遠來省觀今日  
辭行和尚陞座有何分付師曰事因叮囑起詩向會  
人吟乃曰深居巖壑裏省觀見真誠遺以山間味盤  
桓肝膽傾念余兩會錄結集共梓行雪中欲辭去途  
遠水盈盈臨行一句子畢竟作麼生揮拂曰毓成華  
嶽叅天勢放出黃河到海聲



師七十四誕辰小參問丈室維新懸弧初度都監師  
設齋慶祝如何是兩彩一賽句師曰今日新方丈說  
法進曰金粟默設不二吾師語接群機如何是不涉  
語默句師打曰莫相謗進曰金鋤擲下獅兒吼玉塵  
橫揮祖意彰師曰老僧打退鼓乃曰老僧年臨七十  
五退居蓮峯為靜主只為君親師長恩自慚毫髮無  
可補潦倒家風繼大雄不辭執務躬勞苦茲喜大梅  
密印繼席得人淨覺都寺能支門戶老僧畢竟作麼  
生良久曰存則效道趙老請喫茶去則如為山書水牯



拽拄杖下座

次年果  
示寂

除夕小參問月月有念九日日無二夕今夕獨稱除  
不知是何物師曰不知最親切進曰祇如林下人不  
逐四時轉又作麼生師曰正未了在進曰與麼則烹  
牛度小盡相共餓窮年師曰依舊從頭起乃曰流光  
易邁時不待人看者又是臘月除夜了箇點將來除  
箇甚麼莫是除禪和子毛病麼莫是除昏沉散亂妄  
想執著麼莫是除身三口四我慢矜高麼忽有箇出  
來道我不趣真如不除煩惱饑則喫飯倦則打眠如



何老僧向他道似卽似猶恐明朝依舊從頭起何故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元旦小參問師子吼時芳草綠鳳凰鳴處日輪紅如  
何是淨覺境師曰門前竹一林屋後松千樹如何是  
境中人師曰大坐當軒進曰人境已蒙指示新年佛  
法如何師曰參退喫茶乃曰新年要說法夜半便摸  
索撞動五更鐘起尋鞵襪著從容洗漱完搭衣出東  
角上殿拈了香曙色輝簾幙柳搗金絃條梅剪冰花  
薄山厨蕨飯香放教肚皮擴受用皆現成絲毫非



作喫得飽齣齣仍唱村田杲拍手曰囉囉哩囉囉哩  
三臺須是大家催

立春小參問三陽開泰虎嘯龍吟是何消息師曰春  
來無硬土乃舉五祖上堂曰有一則因緣擬舉似大  
衆卻為老僧事多一時忘記思量不出教中有一道  
真言號聰明王有人念者忘却能記遂曰何魯勒繼  
婆婆訶記得也記得也覓佛不見佛討祖不見祖甜  
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師喝曰大小五祖向甚麼處  
去來淨覺亦有天大一事幸自未嘗忘諸仁還知麼



去來淨覺亦有天大一事幸自未嘗忘諸仁遠知麼  
今日是立春昔年老僧學得一課名紫微數極靈驗  
不妨為諸人卜箇彩頭乃以手数曰一二三四五六  
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嘎南斗北斗八解曰斗柄  
指寅天下皆春生死事大切莫因循好彩好彩忽有  
箇漢出來道既曰好彩何出危言老僧向道豈不知  
易曰既憂無咎恐懼福生

尼海量六十壽請小參問古人道佛法如大海須將  
大海之量來盛去今日既遇其人敢請弗悟師曰我  
者裏一滴也無乃曰乾三連坤六斷少湯花放十洲



春山自高海自深無影樹棲千歲鶴  
 暮豎拄杖曰若向者裏會去妙用縱橫  
 越今越古直使香積世界玉轉珠迴  
 露柱燈籠花鋪錦上引得木上座忍俊不禁  
 因慶讚遂舞杖曰莫謂末山多意氣  
 女中男子歲寒松

嗣法門人

起

起玉捐刻資伍兩

明響禪師捐資壹兩

明安禪師捐資壹兩

法幢禪師淨覺語終



馬僧摩大師南詢草後集題詞

胡人塞於漢語匪聲音別也童子呱呱空山長  
嘯雖東西南北海應商應羽罔不攸同乃或至  
於閩粵之山相距不盈咫鳥語人言遂彼此莫  
之能易方受則玉員受則珠洵非水過哉今之  
言道者何啻人持一喙幟赤白分然使師襄聽  
之正如貞觀間酋長遣子弟入侍雖竟日喃喃  
國學終其世實未嘗道出中國一字連編充屋  
祇益木灾安得不為之掩耳也



永嘉馬大師宿名轟世余耳熟者久焉釋未覩  
眉間光相尚類說食未敢遽然會其上足林可  
公父母我尊邑計偕燕邸盡出師諸刻見詒  
則鶴舞龍蟠皆屬在其衣帶間事擲單詞隻字於  
寶樹珠網中亦各能說法屬馱羣生師何婆  
切不憚捏空為彈以舌頭手腕作火宅牛車用  
也已出南詢草後集再讀一過又如羊叔子軍  
輕裘緩帶壁壘常新不事揚眉豎目押作家腔  
板而南嶽四諦之法已全身畢舉有書如此何



可不壽之木雖然世尊住世四十九年未曾說  
一字欲見 大師者須會取

大師說而不說始得否則臨濟一喝德山一棒  
亦大罪過可公白權且多事矣

無得居士熊開元頓首拜譔



--	--	--	--	--	--	--	--	--	--

金

温州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永嘉馬居士南詢草

楚集

隨行弟子

吳應秋

張元階

吳應科

王世名

陳所聞

婿

陳萬象

錄

復宋武陵微吉

諱學顯

日者林友出廉歸云在闈中不疲於衡鑒而疲於津梁惟宋武陵年兄最稱鍼芥與設新豎之義如觸其偶忘之事當下躍然時轉一二語亦復超超不墮窠田某聞之私心自慶永嘉一枝紫氣又隱隱在支硎間也忽承車騎過訪淹宿



清軒驟挹風儀僂僂塵外恍如王方平之降蔡  
經家而神光璨然照室又如丹霞初見馬駒時  
既而余湘陰來益成良晤某狗機器祖教並拈  
而仁兄鵝王舌中則惟一乳味別時相與遊戲  
決拾某思在楚二年張弓架箭今遇仁兄披胸  
而受已射得半箇聖人何更煩延溪拓枝哉延  
溪在武陵百里中三千年来枝復垂地否仁兄  
胸間武籌可方杜庫自不必以穿札見長使群  
鳥再號也憶兄歸途正在秋雨中一屈伸臂而



春風已迎馬首矣人生長劫大事取辦數番寒  
暑中覩此推遷可無警勵兄與可任夙世香火  
緣深故同籍同門而又同叅惟乘悟門方開策  
力進步踏斷生死苦輪于毘盧頂上把手共行  
斯不負此道合之時耳屢承嘉贈何以報之惟  
以努力二字當英瓊瑤願仁兄置之珮玉間

寄錢沃心司理

諱啟忠

未法衆生道情淺薄師資之誼泛若春萍一行  
作吏夙心轉微平日商量親切話頭漸在夢寐



之外乃如仁兄真稱希有春風馬蹄間如在長  
連床上河山千里不異室中曩者遠赴楚闈之  
聘劬勞累月乃不旣旣言歸而接羅筍輿遠過  
沙羨不接一人不涉一事朝夕咨訣無須臾間  
與古人泥膝雪中點頭江上同一專至末法中  
有此光景猶非真末法也窺仁兄一番新悟如  
納灌頂醍醐迴視外典諸書真同嚼蠟卽傳習  
錄亦和水之乳不足再嘗此後處案牘塵勞中  
當無不解脫不必隱几公堂始如湛水耳然護



持二字是佛祖的的意名煥場中尤宜喚醒開  
先之遊期於蘭亭修禊之日第吾兄既為匡山  
主人香爐紫烟不可不先試飛雲履也

復石瑞卿廣文 諱應麒

憶武昌館中竊見門下風儀奕奕如七金山王  
私心謂是仕途中大作畧人與談出世間法當  
如彈琴於唐玄宗之前耳嗣聞為病魔所媿安  
隱後忽從林友問性命落處且于不慧深致向  
往之意始知門下大具出世根器曩所見奕奕



者正德充之符非五陰熾盛象也當時林友卽以法華維摩無上妙食置寶器中乃門下誑然自歎知味此蓋耳目久為世間名理所障不能疏觀於空界之外故卒未契機林友婆心復以傳習錄進特以此書設儒直截可為佛法驅除非卽以為性命至極也昨接手教謂愧怍之事毫不敢為似于良知二字有得力處至於七情間商量屏絕夫屏絕非列子之所謂闕乎闕絕情欲如馴毒龍如制狂象勢必債決卽使一念



萬年不過魚冰于無想之天麀跳于淨居之地  
豈能轉身欲界隨順染緣如獅子王遊行自在  
然就情欲用功最有把柄但不當求其不起當  
就起時求其根本若見七情一幻無本可尋則  
起同無起耳永嘉證道歌專明此義謹并註奉  
覽此歌西天稱為小法華門下既于法華未能  
悟入正當于小法華中求入處也倘能因此廓  
然瑩徹則知六趣俱夢沙界一漚陰毒雲浮聖  
覽電拂寂滅性中無可把捉無可施功惟隨分



飲啄而已此圓頓法門吾輩之所當學如屏情  
絕識入於死灰乃樹下冢間頭陀伎倆豈足為  
門下期哉幸弗自生劣慢永州楚之佳山水龍  
興東丘又山水中之佳寺柳司馬之題咏在焉  
門下以一寒氊坐於幽幽窅窅之間溫風不燥  
清氣自至七情不屏絕而自冷也欣羨欣羨

寄羅中服廣文

諱冕

學道人求一真叅實悟者甚難求叅悟於暮年  
者尤難蓋暮年進力如三鼓之餘不復能奮起



與生死魔戰鬥又不明先醒之義而以一飯之  
先自謂尊宿不肯從人乞法故晚而叅學自富  
彥國胡康侯之外指不可多屈今廣文先生眉  
髮俱黃操行文章為一方師表又博綜內典精  
練相宗此于新學後生請業請益者直辟呬詔  
之耳乃問學雙勤倍于壯日初見林生于案牘  
間時露鋒焰卽起承事之心繼聞吳生王生來  
復就咨訣此三生者之於門下所當操几杖以  
從者也乃尊視之如上座闍梨而自退居於學



人之列且于某一二淡薄語反覆尋味自兩生  
東歸至此僅易昏星而見地已與之齊矣證悟  
一偈直當收拾傳燈中使宰官居士身心衰竭  
者踊躍決拾林生旣以言讚嘆矣猶欲某更着  
數語為門下印決并為策進某思叅學至此已  
無進步惟當就悟入處徹會一番耳東坡居士  
偈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此亦  
似證悟後語而中峯獨疑其未徹種種批駁見  
語錄中若取其意以評來偈則所謂拱手作揖



猶是溪聲山色邊事倘易拱手為攘臂易深揖  
為箕踞不知亦能坦平平否乎佛法本敵生死  
逆緣故學佛人不妨設一逆緣以自勘也婆舌

附羅廣文證悟偈

髮僧行年鄰七十懶散蕭疎無樹立虛擲光  
陰如許秋叅禪學道枉施力剛從宦海回頭  
來忽遇君侯談空寂相逢痛與下鉗鎚喚醒  
家鄉從此入提獎叅謁馬大師驀然頓捨舊  
邪執于今得箇些些子解向目前許消息每



日街頭看行人是男是女明歷歷有時與渠  
相拱手有時與渠深作揖無嗔無喜坦平平  
恍忽猶如不相識歸來拍手笑禪宗三關只  
此為端的吁嗟往昔苦辛勤何如直向自  
覓稽首慈尊接引方銘心鏤骨何窮極

復黃鶴嶺直指

諱宗昌

維摩經云直心是菩薩淨土隨其直心則能  
行首楞嚴云出離生死皆以直心中間永無諸  
委曲相如是則知道人心惟一質直成佛作祖



有餘地矣蓋心念一直則志而必赴慕而必求  
懷而必吐外不障於世法內不障於知見而人  
道如箭矣茲讀仁兄教言及示蒲令語真切坦  
露如摩胸示人不遮不覆且某僻處東海未一  
識韓徒以紙上 影響之語有當慧心遂秘尊  
現卑欲分永嘉半座搃之唯一直心無諸委曲  
耳昔富鄭公初謁顯公于顧視之下即便飯心  
其偈云一見顯公悟入深蚤緣傳得老師心今  
仁兄於某未覲面而請入室是使富公遜美於



前矣承問從何入門從何究竟蓋入門處卽是  
究竟處究竟處纔是入門處故法華開示悟人  
正是一佛知見圓覺經云知幻卽離不作方便  
離幻卽覺亦無漸次從上佛祖公案俱是示人  
入門俱是示人究竟若欲單拈一則作棘栗狀  
則無如某所選世尊樹下坐次商人問還見車  
過否曰不見還聞車聲否曰不聞莫禪定否曰  
不禪定莫睡眠否曰不睡眠商人嘆曰善哉世  
尊覺而不見仁兄若常提此話密研于心忽然



一日不禪不睡聲塵歷然中契入不聞卽是真  
入門從此不復為喧寂二境所轉定亦不聞動  
亦不聞睡亦不聞覺亦不聞卽是真究竟與蒲  
令書中又云悟後更復何如所云悟者如從夢  
得醒豈有醒人更復求醒若醒後復問如何則  
是目睫未開轉欲作夢去矣徑山大悟小悟之  
云亦謂蒲團上有如許逼現光景恐人認為實  
悟故有此語不然豈有轉換三十六以至無數  
而尚可為悟耶某所謂入門卽究竟者非謂口



等悟也又云已知所以去來矣而畢竟向前從何而來向後從何而去此若以教明之則生死去來由於三有妄業妄業之成由於妄取而皆由於一念無明若直指門中則不必如此推究只知車聲歷然中原自不聞則知生死熾然中原自無去來夫覺而不聞則聞無碍矣生死而無去來則生死無碍矣見聞覺知以至生死一切無碍則叅學事畢矣亦無庸過求矣蓋未悟謂悟未得謂得名為工慢於自性外別求證悟



名為偷心此二種病皆利根人所易犯者願吾  
兄剋去之禮佛詩詞意雙超三江十四鹽二韻  
尤稱絕調蒲令請付剗刷與半樹庵諸刻部行  
倘獲許可某將作一二糠粃語以助流通嘉貺  
既在道遊本不當如世法中人屑屑辭受第每  
見為人師者初為佛法衆生後乃轉入於名聞  
利養心竊感嘆今若驟納豐儀將無尤而效之  
乎謹屬下吏繳還此後若更有得力處不妨頻  
示消息雖吾宗無語句而蒲令林生猶能為仁



兄作巖頭也

又復黃鶴嶺

仁兄根性如濶浮檀金本自精鍊特欲借某發  
其明瑩非有砂礫猶煩治去也商人推車公案  
特謂仁兄機器與之相應不意已在文殊揀擇  
中可見因緣在此然叅禪雖為求悟但當叅學  
時不可一念涉於悟境亦不可一念緣於悟期  
蓋悟無境界亦無程期都没卜度處惟拈一則  
親切話頭綿綿密密不問離緣在緣默默自叩



如人當賓朋讌集之時潛聞一闕心事雖復共  
人飲食言笑而方寸之中自有所著能如是叅  
究機緣一熟或因事而督地或當念而洞然或  
桶脫於轉盼之間或擔折於歲月之後槩之患  
無真叅不患無實悟爾尊教所云育子黑夜偃  
偃莫之此不可謂得力處亦不可謂非著力處  
不必別求方便也禮佛詩已呈寶於波斯之前  
豈容復覆且三闕流布吾兄既于僧摩解去髻  
珠而自惜衣中物可乎林令謁時便當兩手相



付

寄嶺南黃茶基

諱國祚

娑婆衆生邪見熾盛有能身與眷屬俱奉覺王  
正法者自雙林鹿門之外指無可偃然二公皆  
界外聖賢應緣茲土非生死海中逆流而出者  
也若吾兄之橋梓與二難皆耳目沉於外曲心  
想招於世名此宜于儒童教中畢其性命乃方  
便之父身作導師誠實之男環為法侶移後觀  
於廡內集龍象於階前激揚宗風于喁交唱曩



某行脚嶺南親挹此景當時如入善慧之林而  
叩道玄之室遂忘身之在娑婆間也吾兄慧業  
舉業雙稱白眉乃丁卯榜中不見劉蕢今秋南  
粵賢書又未遮眼不知已能怒飛否也然此夢  
中事不足重作夢占惟選佛場中不可不蚤及  
空第耳六祖光孝道場荒落甚矣吾兄家與風  
旛相望又讀書菩提樹下乃忍不為一振乎別  
時道眼已開今復累時想當督地去歲芳訊中  
何不通此消息尊翁脚跟想已穩當於弟少年



缺處疑是成字

當大其眼孔使知世界虛幻更以生死無常發  
其親切之念始無退轉宗門三闖即貴宗師張  
毘陵因之發悟者向僅屬藁今為黃東萊趣  
敬以一冊附覽外三冊乞轉寄若惺棲壑宗復  
諸師併寄語云馬僧摩稽首足下致敬無量問  
訊起居

寄李愚公老師

老公祖文海導師網羅人寶當令川無遺媚第  
夜光明月不產灘江徒使波斯彈指耳茲者弭



節煙波濯襟沔水似可暫息賢勞然三河獨石  
之間羽檄交馳恐非李長源在衡山時也長源  
麾指松枝驅走安史手扶日月而心與浮雲俱  
閒彼莊老之徒猶磊落如此况老公祖秘探圖  
書徧窮經緯將令天下覩真儒作用彼東北二  
虜不能比於回紇吐蕃尚足以煩折衝哉某委  
質空王以蒲團為帷幄以陰魔為狂奴承老師  
威神掃穴犁庭收復本來田地以所閱歷著為  
十圖敬呈覽教倘剪滅奴虜之後回師直指五



陰區宇此圖或可當先伏波之聚米也請置曹  
武惠之篋中何如

慰馮漸卿諱雲路

憶年三十時聞王伯無下第不覺嘆息系噓如  
有所痛緣彼時與伯無俱未忘情世名故有此  
捏目今歇去二十年矣昨聞漸卿鋌中副車疇  
昔為王伯無之景忽復在心轉念自勘不惟非  
僧摩面目亦非所以為生死榮辱外之漸卿也  
煩惱習氣信難除哉當今白衣開士智深願弘



能荷佛祖雙擔者無如漸卿漸卿當益自高廓  
不可于三界中瞥現心想使他化宮震而復安  
且漸卿而落朱紫隊中將束於世法累於塵勞  
所饒益者轉小何如壞衣縷衲高翔於五祖九  
峯之間緣在則以舌花唱祖風緣不在則以筆  
花續佛命無論佛法衆生其為漸卿者不尤大  
乎培風南雍尚須翔慮王伯無已在千峯萬峰  
中鴻飛冥冥言之神往

復陳公虞學憲諱懋德



某曩從制義中窺見大作竊擬公虞先生必非  
僅讀世間書人後復從李愚公公祖暨敝徒林  
可任諦聞先生幽襟素履超解密修並擅至極  
私心直作寶月輪想非直如開陽搖光也第某  
于世法苦少圓通故不敢恃同叅氣分遽望清  
塵前歲林生微第歸持公虞先生翰教及勘問  
語至讀之知一一從心識相涉解行悟修不相  
融處拈為問端與掠得幾轉虛頭話向人前簸  
弄者迥別但此箇事須是脫衣卸甲素面相呈



庶有契入處一假楮墨卽如隔山人語雖復相  
聞終不了了况腕拙筆癡于自家心口間物亦  
傳寫不親是以辱問久如未卽裁荅今復承趣  
對不得更惜眉毛然此荅若全用機鋒僅下一  
句半句則非公虞先生平實商量初意若更經  
緯理路織絡文言語多義寡又非作家前所宜  
故惟將一十七問拈唱一翻各著數語所謂落  
草盤桓庶于來機小有契乎至如第九問第十  
一問云憑怎麼見得怎麼此二疑鬼著人最深



非寄楊枝之所能驅待機熟緣至自有人劈面  
打失拙對一味獠率緣是公虞先生故不敢作  
下禪床語也南天紫蓋想見伊人可勝瞻跼若  
語另刻

寄魏念修舊崇陽諱光前

自仁兄展驥朔州某謂當驤首長鳴瞬息千里  
乃聞題輿之日卽為讀禮之時某誼忝嚶鳴能  
無感慨常思仁兄家沈蔡而官荆楚與某甌越  
之人何從而交一臂乃夙緣所追遭於夏汭又



不識而夢深起信心遂定長劫之盟嗣是屢承  
芳訊兼辱香儀懇懇使某末世之下復覩  
古人良可稱嘆仁兄文章經濟並擅勝場又深  
信罪福因果於所刻諸書足徵趨向近復係心  
內教策力空宗必於文章經濟外別得安身立  
命處武昌之魚不達汝水而南來之雁自當拂  
羽嗟呀何竟一無消息乎心識變現圖乃新刻  
於楚中者特因計車奉寄廬次仁兄取與禮經  
併讀之不惟披圖可見未生面目卽生我者之



神明亦可彈指而升濟也惟重留意焉

寄金粟雪野禪師

曩禮曹溪歸忽見半樹庵中留有黃葉歌潤挹  
風雲聲含金石竊謂是唐宋人禪藻逸於五燈  
之外者詢之乃知為金粟上足雪公所作且云  
公為謁某而來遲久乃去某當時悵憾因緣如  
山中裂出僧聞釋迦忽已過去師既吟吳某復  
歌郢東南千里近事無期乃卷花亭內忽聞歌  
黃葉人來聚集因緣出所不意酬對之頃見師



容靜而音沉諸友心駭失在永嘉時鋒燭某謂  
此正是臨濟門頭看賓看主照用之機若一概  
同人揚眉瞬目豎拳拍掌則是從甘贄家持錠  
歸人何以為雪公何以為金粟一晤匆匆方期  
再奉容悟而魚山之上已傳錫鶴俱飛矣愈令  
俗人作青蓮華想嘉魚大小任既橫分紫氣復  
自致青雲阿師聞之自當口角放光蒲君在宦  
海中不忘長養故日就透脫况師之在水邊林  
下者乎勤息可知龍湫瀑布觀當未足何日復



借諸友向詎那袈裟中同展鉢也

復魏肖生司徒

**昨**載辱台教謂于好惡物情不假設處自無逆  
施讀舊公案者必將謂非所及而某獨為老先  
生信之蓋恕施之道得於功夫者難得於性情  
者易老先生以夙生無量慈悲結為習性于衆  
生苦樂自不作秦人肥瘠觀具此性情又重以  
前書所謂恐無以當天賜之心豈復肯殺一物  
肯爭一事門榜云體天地好生之心一物不殺



循祖宗忠厚之教凡事讓人二語精切渾成似  
不出今人口使王仲淹見之必將取以續經台  
教又自謂祇可言信不可言及此雖謙詞實則  
如語蓋如來所說十信皆聖賢之位非尋常信  
佛人根力未茂者可當故必信自心作佛信一  
生可以作佛又信自己本來成佛如廣額兒云  
□是千佛一數始可稱信所謂數者卽位之義  
也然此猶是教中正信在宗門下猶喚為邪何  
以故佛與成佛俱是黃面老子誑小兒語若作



借字原本作僧

解卽是邪信故先永嘉云種性邪錯知解空  
拳之上生實會畢竟如何是宗門下信不見僧  
問雲門如何是佛曰乾屎橛若信得佛是乾屎  
橛始有少分及耳然此語久在人舌頭已成窠  
臼杜撰禪口只以無義趣三字了之不足發悟  
不如借問馬祖和尚為恁麼道卽心卽佛曰為  
止小兒啼曰啼止後如何曰非心非佛此一轉  
語無深無淺非異非同若拈作話頭反覆參究  
如何心佛乃非心佛如何非心佛乃是心佛如



葉字恐是蘇

解九連環透去透來聰明出盡忽然摸著消息  
一手透過應時打失平日妄想所緣心佛境界  
真妄粗細一切不存乃知馬大師指此為心故  
云卽佛當言卽時便自言非特因方啼祇成黃  
葉之用耳故如來將非卽之義合為一語曰涅槃  
妙心惟此妙心三界獨尊萬法莫侶四山不  
能逼二海不能沉轉信黃面老子真是不誑語  
者老先生他日叅悟到此直與千佛齊肩况於  
某了事凡夫乎簡末之云過自謙抑僧摩子卽



甚貢高豈敢以大司徒作小徒乎一咲

寄何叔堅 諱永年

日者令兄行李寄徑沙羨乃武昌之魚味薄於  
水無以犒從者至今念之猶為主人介慚冑愧  
也仁兄骨毅氣沉緯心於內畝心覺皇正如  
君默朝非具天眼者不能識之茲者密邇南宮  
以吾兄之文情德操與令尊翁之厚先衣袍之  
色當隱隱如宮柳矣圖說十篇奉散心目慧業  
舉子業搃此一片光明若從此圖得大透脫則



不惟眼光能燦破天下亦能使文光燦破天下  
眼也解褐之後當益升願力為佛法城重金使  
人謂何無咎先生有獅子兒而僧摩社中增一  
龍象不慧某日在下風

寄李蔭昌諱維樾

曩東山社中可任精彩過沉吾兄精彩過舉叅  
學一事似未許先諸子鳴乃可任七日精進遂  
得消息馴至於透脫吾兄雖未逼拶身心尅期  
求悟然大事未明之念塵勞中未嘗捨故一



坐蒲團便自桶脫隨與可任接踵入室而一二  
不沉不舉者猶遷延門外得失之分在疑團之  
大小爾始知不死不活信叅禪之大病痛也某  
入楚以來東甌佛法付託吾兄與吳陳王張諸  
子不知王邦仕之外復接得一人否王君復不  
退失否場屋文章須有一段光芒逼人心眼使  
之不迷吾兄以金剛慧焰發為文芒如韓將軍  
錦衣驄馬立軍陣前自令萬人屬目但當鏖戰  
時不可動一用世熱心此皆癡暗念頭最能默



損鋒焰吾兄已破生死榮辱之闕自無此漏爾  
某已倦而知遠兄方怒而飛徒南北之翼不知  
何日復接也楚中諸刻統在可任行李中茲不  
重累雁足

謝任澹公諱弘震

曩金粟雪師為林友言魚山任澹公久叅居士  
乃于一言之下頓捐夙解重發疑情且于林父  
母作優曇時現觀心期一見然必欲於蒲團上  
透得消息而後請下鉗鎚某聞之已想見澹公



一段真實世態外面目所額久之忽搏日之夢  
現於瑞軒遂得與蒲君並瞻光範當時不待手  
拓幙頭而某已高著眼也齋餘林友忽以生死  
去來直截相叩而澹公已打失眼睛不復向髑  
髏前妄見影事坦然酬對如穰侯使騎還索而  
謁君車中已無諸侯客子始信雪師所述必得  
消息而請鍼鋌非荒語也但生死岸頭甚險甚  
畏平日自謂金剛眼睛者到此未免一瞬故別  
時謂仁兄云道人落富貴聲燭中欲透脫生死



如旋風逆浪中欲布飄無恙倍須奮迅此言惟  
澹公識好惡人始能歡受不然鮮不以欺心大  
話頭轉相抵牾令郎君紫衣沙彌今行脚軟紅  
中仁兄當以一身兼作上座範師青雲之上卽  
第六天宮故須呵護耳初承袖香復辱改衣香  
則可為澹公轉供僧寶冰絲白氎而以穿漏之  
身衣之似違熱鐵羅網之誓也總謝愧謝

寄邵金門行人諱建策

小塔為知北之道某曾附八行問訊足下語言



雜碎不足以達至真之懷故復中片楮常思貧  
賤生死沉溺古今人惟有力丈夫能自拔於其  
外吾兄致身於金輪之上為聖王臣寶已脫然  
於貧賤矣第於空王殿中未有站地則一足猶  
溺何不賈逐貧賤鬼之勇一破生死魔軍乎某  
與仁兄年齒相次而親友之先一飯者相繼泡  
滅當日富貴貧賤俱如幻華吾兄于此能無一  
係感慨乎憶昔王伯無為兄言見馬僧摩頓覺  
五眼俱復某之庸妄不足以當醫王之稱然所



得於佛祖之肘後者則不惟能淨五眼且能摧  
滅四魔也心識圖說奉為袖中之珍倘難云僧  
摩此方能度人生死而不能自度貧賤則請以  
向子平之言解嘲

復譚白石叅軍諱文周

日奉教言深為助喜不殺生戒乃諸戒之本亦  
諸定慧一切法門之本今吾兄能持此戒又能  
以之戒人只此一片悲光界內之三善道界外  
之四聖人無不遍攝矣然慈心悲心衆生恒有



而佛菩薩獨稱無量心者蓋一涉心念無論善  
惡皆有際量佛菩薩之慈悲無緣無作流於性  
海性無有量則其慈悲亦無量也故學佛人戒  
殺為慧急參禪尤急若不參禪則不知己與衆生  
性命落處殺與生皆在虛妄法中縱使瀝水而  
食呪地而行猶有量者爾吾兄無畸緩急焉吳  
之名山無過於黟楚之名山無過雲陽吾兄家  
在浮丘丹灶傍而寄傲于赤松壇間洞天福地  
常與身俱依紅汎綠不足以為美設矣又聞雲



陽之墟可以避世某久有鹿門之思不知七十  
二峯中有一蒲團地否仁兄其為我卜之

復林蒲圻可任

諱增志

得馳教知兄光明透脫不復回頭轉腦坐在識  
陰區宇中吾兄昔因竹葉話頭拈著鼻孔今以  
畫像公案斷却命根得力皆在不肯放過事怕  
有心人豈不信夫此後當善自護持不可向一  
切人說詩呈劍古人云不遇其人慎辭哉昔馬  
駒門下人棄選官而選佛今吾兄於袍笏間明



袈裟下事可謂于湯有光矣兄一生進趨甚類  
張子韶又同于斬像話頭了叅學事竒哉宣先  
後身耶因思子韶聞舉捲席話即踢倒盤臺及  
聞物格話又靠著卓子直漢從來不受欺本悟  
何在吾兄寄禪客語太煞老婆但今世無夾山  
恐道吾一笑不能折其千尺慢幢耳

復黃岡汪亦常

諱三竒

曩林友從武昌歸述接仁兄一段機緣且稱嘆  
根器不在馮漸卿兄下某從此朝夕怕脰不啻



靈樹之望雲門昨承殷勤過訪深愜夙懷於眉  
睫間舉兄見解所至與所未至悉如藥王之在  
擔頭表裏洞徹無俟更施竿影也別時謂兄自  
家說到的自家須會到蓋指所贈扇頭詩中醜  
家私三□□只此醜家私乃佛佛祖祖相傳護  
惜之情□瞿曇既向人前托出復自蓋覆稱為  
湮槃□□其實醜拙不堪林友以拙作相授此  
亦□□□醜猶慮兄轉向竒特邊□□□□□  
□□□□一夕間頓明干生百劫□□□□□



□□□語語親切語語醒露最了□□□□  
 □□□□□□一句得此一句十圖皆□□□  
 且引某復張方伯書語印證□□□□□□  
 夜行投明先到二頌以佛法言□□□□□□  
 但于投子當日話頭猶未能如鐵□□□□□  
 毛頭疑案為他日進步地可爾明日  
 太速 慧 可勝道南之嘆

八月二十一日下午校閱

溫州不周不院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